

吃完草虾时，酒瓶正好也空了。靖子喝光自己杯中的剩余葡萄酒，轻轻吐出一口气。不知已有多久没吃过道地的意大利菜了，她想。

“要不要再喝点什么？”工藤问。他的眼睛下方，微微泛红。

“我不用了。工藤先生，你再喝一点吧。”

“不，我也不喝了，我要等着吃甜点。”他眯起眼，用餐巾擦拭嘴巴。

以前当公关小姐是，靖子常和工藤一起吃饭。无论是法国菜或意大利菜，他从来不会只喝一瓶葡萄酒就喊停。

“你现在不太喝了？”

听她这么问，工藤想了一会儿才点头。

“是啊，比以前喝得少了，大概是年纪大了。”

“这样也许比较好，你可要保重身体。”

“谢谢。”工藤笑了。

今晚这顿饭，是白天工藤打电话给靖子约好的。她虽感犹豫，还是答应了。之所以犹豫，当然是因为对命案耿耿于怀。这种紧要关头，不是兴冲冲去吃饭的时候，她的自制心如此提醒自己。对于警方的搜查，女儿必然比靖子更害怕，所以对女儿多少也有点内疚。此外无条件协助她隐瞒命案的石神也令她难以释怀。

然而，这种非常时期，不是更该保持正常举止吗？靖子想。她觉得如果陪酒时代的老主顾请吃饭，除非有什么特殊理由，欣然赴约应该比较“正常”吧。要是拒绝对方，反而显得不自然，倘若传到小代子他们耳中，还会让他们起疑心。